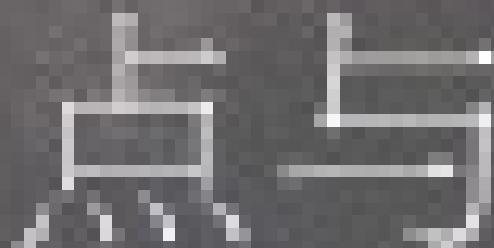


松本清张

点与线

零的焦点

新水滸傳



宋江的集點

点与线

零的焦点

〔日〕松本清张 著
林青华 贾黎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点与线·零的焦点 / [日] 松本清张著；林青华，贾黎黎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07.10

ISBN 978-7-5442-3739-0

I. 点… II. ①松… ②林… ③贾…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339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7-118

TEN TO SEN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58 MATSUMOTO Nao

ZERO NO SHOTEN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59 MATSUMOTO Na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DIAN YU XIAN · LING DE JIAODIAN

点与线·零的焦点

作 者 [日] 松本清张

译 者 林青华 贾黎黎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王 瑜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徐 蕊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739-0

定 价 29.80 元

松本清张 (1909—1992)

日本文坛一代宗师，杰出的推理小说家，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并列为世界推理小说三大宗师。

松本清张1909年出生于北九州市小仓北区，因家境贫寒，13岁即被迫辍学自谋生计，曾做过街头小贩、学徒，做过《朝日新闻》九州分社制图工，为了养活七口之家，也曾一度以批发笤帚为业。

1950年，41岁的松本清张发表了处女作《西乡纸币》，入围当年直木奖，一鸣惊人；1953年又以《某〈小仓日记〉传》摘得芥川奖桂冠，从此跃登文坛，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

1957年2月起在《旅》月刊连载《点与线》，引起巨大反响，作品在传统推理小说的诡谲情节之外，加入了社会写实内容和犯罪动机分析，开创了世界推理小说社会派的先河，并确立了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作形态。

松本清张作品数量惊人，其代表作除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的《点与线》外，还有《零的焦点》、《砂器》、《隔墙有眼》、《雾之旗》等。本书为《点与线》、《零的焦点》合集。

责任编辑：翟明明

特邀编辑：王瑜

丛书策划：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新经典工作室·徐蕊

松本清张作品

《砂 器》

《点与线·零的焦点》



目 录

点与线

一 目击者	3
二 殉情自杀	13
三 香椎站和西铁香椎站	23
四 东京来的人	33
五 第一个疑问	45
六 四分钟的假设	55
七 偶然还是人为	65
八 北海道和九州	71
九 有数字的风景	81
十 北海道的目击者	91
十一 障碍难除	99
十二 鸟饲重太郎的来信	117
十三 三原纪一的报告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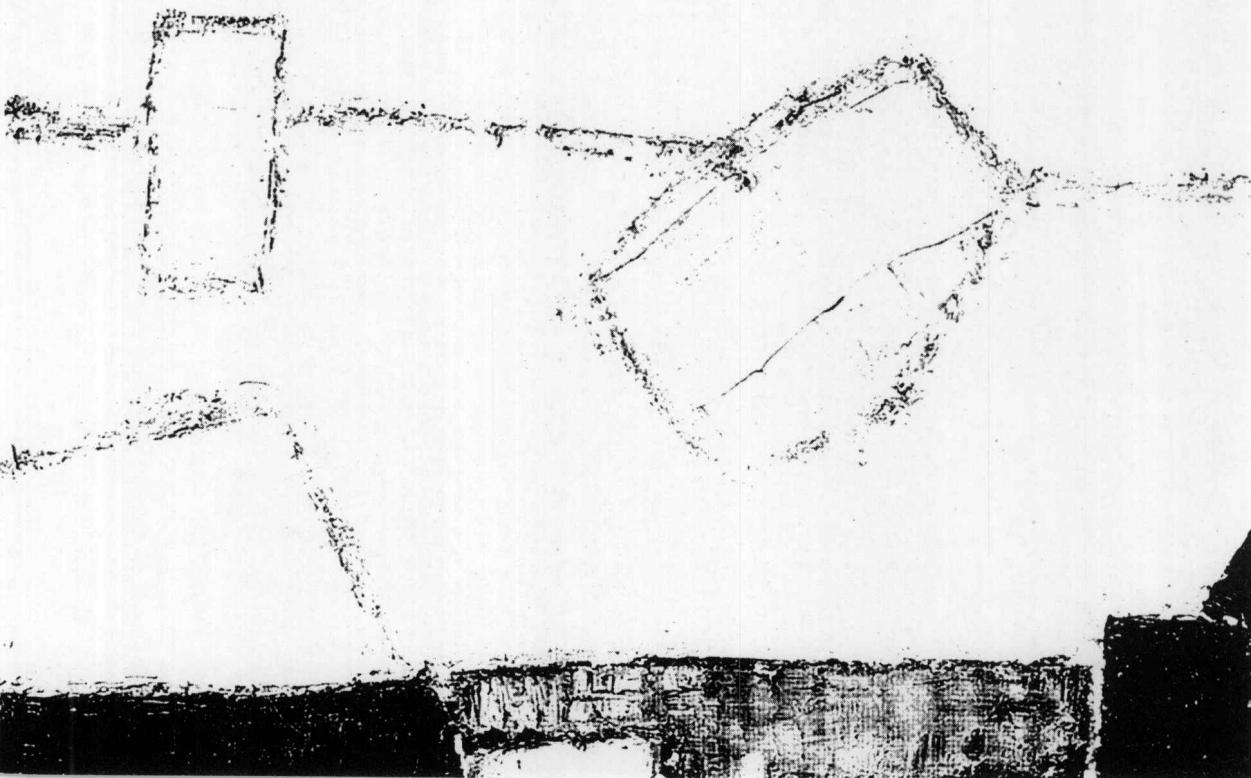
目 录

零的焦点

一 丈夫	145
二 失踪	159
三 北方疑团	181
四 地方名士	201
五 海边的墓地	211
六 哥哥的神秘举动	227
七 不为人知的过去	239
八 毒杀	251
九 北陆铁路线	259
十 逃亡	281
十一 丈夫遗言之深意	291
十二 雪国疑云	307
十三 零的焦点	337

点与线

(林青华 译)





一 目击者

1

一月十三日晚上，安田辰郎在东京赤坂的和式饭庄“小雪”款待一位客人。客人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政府某部的一位司长。

安田辰郎的安田商会经营机械工具，公司近几年发展得不错。外间说是因为官方订货多，商会才得以发展。所以，这样身份的客人，他便往往带到“小雪”来款待。

安田常常用得着这家店子。“小雪”虽够不上这一带的一流水准，但正因为如此，也就不至于使钱包太亏。而出来招呼客人的女招待，真的是个个出色。

安田是这里的老顾客，出手大方是不用说的。他自己也说，这是他的“资本”。不过，不管他和女招待们有多熟，他都不透露自己所款待的客人的身份。

眼下，去年秋天爆出的某部贪污事件正在发展之中。据说有不少打过交道的商人牵涉其中。报纸上说，现在调查仍局限在部内的低级部门，春天将会涉及其上级部门。

处在这种时候，安田为客人着想，更加小心谨慎。客人之中，有露面了七八次的，女招待们喊着“K先生”、“U先生”的，但却对他们的来历一无所知。不过，安田带来的客人十有八九是政府官员，女招待们心里明白。

店方对于谁被款待无所谓，花钱的是安田，“小雪”把他招呼好了就行。

安田辰郎处于不惑之年，宽额，鼻梁高而直，肤色略黑，描过一样的浓眉，目光却和善。他为人成熟老练，颇得女招待的好评。不过，安田似乎没有因此而对谁动了念头，他对她们都一视同仁，亲切和蔼。

接待他的女招待中，第一个当班的是阿时小姐，这样一种关系仅体现在店里服务之中，没有任何再进一步的意思。

阿时二十六岁，人长得漂亮，皮肤也白，看上去比她的真实年龄要年轻四岁左右，黑亮的大眼睛给客人留下了印象。客人跟她说话时，她那脸带笑容，看人时眼珠子往上翻的模样，让对方忍俊不禁。这是她颇为自得的小把戏。她瓜子脸，唇与下颚的距离窄，侧面很好看。

有这样的本钱，顾客中也有人打她的主意。这里的女招待都不住店，下午四点左右来，晚上十一时后返家。有人等她下班，约她到新桥站的“大门”附近见面，因为是顾客相邀，不便断然拒绝，她总是应着“哦，好呀”，约上那么三四次却不见踪影。以她的话来说，希望对方明白她的态度。

“他自己脑子转不过来，就发火。前一阵子来吃饭，掐得我好痛。”

阿时坐着掀起和服，让大家看膝头，白皙的皮肤上，一块淡淡的淤青，有一点充血。

“自讨苦吃了吧。是因为你让他太抱希望了。”安田辰郎品着酒，笑道。这也说明安田在此很见外。

“说来嘛，安田先生从不纠缠我。”女招待八重子说道。

“纠缠也没戏，反正是徒劳的。”

“嘿。怎么这样说呢？我可知道呢。”金子趁机起哄。

“哎哎，别说得太离谱了啊。”

“不能乱说呀，阿金。”

阿时小姐说话了。

“这里的女招待都迷上你了，可你就是不屑一顾。阿金，你趁早死了心吧。”

“哎哟。”金子露齿大笑。

实际上，正如阿时小姐所说，在“小雪”工作的女招待多少都对安田抱有好感。如果他肯追，对方也许真会考虑。安田的模样和为人，的确有女人缘。

所以，那天晚上，当安田把他的客人——某部的官员送到大门口告别，返回席间，很放松地再喝一轮时，他突然出言相邀：“怎么样？各位，明天请你们吃饭好吗？”在场的八重子和富子二话不说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哎呀，阿时不在哩，把阿时也叫上吧。”

富子环视席间，说道。阿时因事外出了。

“没事。就你们俩就行啦。阿时就下次再请。太多人去，这里走空了不好。”

这说法很实在。女招待们必须四点就待在店里。请吃晚饭就太迟了。三个人都迟到肯定不行。

“那就明天三点半，二位到有乐町的莱邦咖啡馆来。”

安田笑眯眯地说道。

2

第二天，也就是十四日下午三时半，当富子来到莱邦时，安田已在店里头喝着咖啡。

“来啦。”

安田说着，指指前面的位子。在这种地方与在自己店里见惯的客人相会，感觉要郑重其事一些。富子赧然坐下来。

“八重子还没到吗？”

“就到了吧。”

安田笑眯眯地吩咐上咖啡。不到五分钟，八重子脸上略带尴尬地进来了。周围多是成双成对的情侣，她们的和服装束颇为显眼，一看就知道她们

的职业。

“想吃什么？西餐、天妇罗、鳗鱼，还是中国菜？”安田罗列一番。

“西餐吧。”

两个女孩子一齐答道。看来日本菜她们在店里已经吃腻了。

出了莱邦，三人向银座踱去。这个时间段，银座人不多。天气不错，但风凉飕飕的。三人漫步由尾张町向松坂屋方向走去。和两周前的年末不同，银座也显得颇为悠闲。

“圣诞之夜真是不得了。”

两个女孩子跟在安田身后，说着话。

安田走上“妙食堂”的台阶，这里人也很少。

“没问题，想吃什么尽管说吧。”

“什么都行。”

八重子、富子都客气了一番，但不久也就翻着菜谱开始商量起来。她们总是拿不定主意。

安田悄悄看了一眼手表，八重子眼尖，看见了。

“咦，安田先生，有事要忙？”

她转过脸来。

“哪里，不忙。就是傍晚有事要去镰仓。”

安田十指交叉，双手抵在桌边。

“噢，不好意思，富子，我们快点定下来吧。”

就这样，菜式终于定了下来。

从喝汤开始到上完菜，时间颇长。三人漫无边际地聊起来，安田兴致颇高。上水果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手表。

“哎呀，得赶时间了吧？”

“不用，还行。”

安田这样答道。但是，当接下来上咖啡时，他又掀了一次袖口。

“您到时间了吧。我们走吧。”

八重子说着，打算起身。

“好的。”

安田抽着烟，眯着眼像在想什么事。

“你们怎么走？就这样分手，我可有点寂寞呢。送我到东京车站吧。”

安田提出了要求。那神情像是开玩笑，也像是认真的。

两个女孩子互相看了看。她们现在回店已经迟到了，再送安田到车站，就更晚了。但是，此时安田的神情，虽然是不经意的样子，但却有一种当真的东西在里面。二人心想，他真的很寂寞，而且刚被人家招待，就这样毫不留情地拒绝，也不妥。

“噢，行啊。”

首先下了决心作出回应的，是富子。

“我去打个电话，给店里说一声我们晚一点回。”

说着，她起身向有电话的地方走去，不一会儿，便笑嘻嘻地回来了。

“我说好了，好吧，我们送你。”

“唷，很过意不去啊。”安田辰郎说着站起来。这时，他又看了一下手表。两个女孩子心想，他真爱看表。

“您坐几点的电车？”

八重子问道。

“应该是十八时十二分的车，或者它的下一班吧。现在是十七时三十五分，走过去正好。”

安田一边说一边匆忙走去付账。

乘车五分钟便来到车站。在车上，安田向二人致歉：

“真不好意思。”

八重子也好富子也好，都说：

“哪里，安田先生。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是我们不好意思。”

“对呀，可不是么。”

到了车站，安田买了车票，递给二人站台票。前往镰仓的横须贺线由十三号站台发车。大电钟的指针尚未到十八时。

“这可好啦，赶得上十八时十二分的车了。”安田说道。

十三号线上还没有电车进站，安田站在月台上张望南侧的月台。南侧是十四号线和十五号线，是长途列车的始发和抵达月台。此刻十五号线上有列车在等待发车。一旁的十三号线、十四号线都没有列车进站妨碍视线，从十三号月台能望见十五号线的列车。

“那是前往九州博多的特快列车，‘晨风号’。”

安田告诉两位女孩子。

列车前面，旅客和送行的人来来往往。对面月台传达出一种不安定的、踏上旅途的感觉。

“咦！”

这时，安田叫了一声。

“那不是阿时吗？”

啊？两个女孩子也转过脸，目光聚焦在安田所指的方向。

“哎呀，真的，就是阿时。”

八重子说道。

一点不错，阿时的确走在十五号线的人群里。无论是从出行的打扮上看，还是从她手里的旅行箱来说，毫无疑问，她是这趟列车的乘客之一。富子好不容易才看见，说一声：

“哈，真是阿时！”

3

然而，更让她们意外的是，阿时正和身旁的年轻男子熟络地说着话。从男子的侧脸看，她们都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人穿着黑色大衣，手里也拎一个手提皮箱，二人在月台的人群中时隐时现，走向列车的后部。

“咦，她是去哪里呢？”

八重子吐出一口气，说道。

“那名男子是谁呢？”

富子也发出沙哑的声音。

阿时和那位看似旅伴的男子一起走着，她并不知道自己处于三个人的目光之下。不一会儿，二人在一个车厢前停步，看看车厢编号，然后，那名男子先上了车，不见了。

“阿时可真小看不得呢，她是和意中人到九州旅行吗？”

安田独自嗤笑着说道。

两个女孩子呆立着，吃惊的表情还留在脸上。二人盯着阿时身影消失的车厢，说不出话来。车厢前面人来人往。

“阿时究竟去哪里？”

八重子终于说话了。

“搭乘特快列车，不会是附近的地方吧。”

“阿时身边有这么个人啊？”

富子压低声音说道。

“我不知道。真是没想到。”

二人像目睹了不得了的大事情，互相悄声说着话。

实际上，八重子和富子都不大了解阿时的私人生活，阿时不爱说自己的事情，她应该还没有结婚，既不像有恋人的样子，也没有什么绯闻。一般而言，在那种店子里工作的女孩子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对朋友无话不谈、无事不商量；一类是对自己的事不吐一字，像石头般沉默。阿时属于沉默的那一类。

八重子、富子二人偶然发现了阿时不为人知的事，颇受冲击。

“我去那个月台，从窗口偷看一下，看那男子是什么人。”

八重子说话的声音微微发颤。

“算啦算啦，别人的事情管他那么多呢。”

安田说道。

“哎哟哟，安田先生，您不吃醋呀？”

“干嘛吃醋呀，我这就是去见老婆啊。”

安田笑起来。